

ZUIHOUDE
HUAERZI

最后的

华

展锋/著

● 百花洲文艺
出版社

尔

兹

编

最后

的

华尔兹

●展锋/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赣)新登字第005号

书 名：最后的华尔兹

作 者：展 锋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印刷十一厂印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2.125

字 数：26万

版 次：1992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2,000

定 价：6.70元

ISBN7—80579—121—X/I·99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1

黄钺在收到检察院寄来的传票时，没看个明白就气得当即撕了个粉碎，随手丢进了字纸篓，像挨了一闷棍似的，身子为之一软，跌坐进藤椅，半天续不过气来。

他没想到那么明摆着的事情——说了多遍的事——居然会说不清楚，任怎么说都说不清楚。其实，那事情清楚得就是瞎子也能看明白的！也许，正是太让人明白了，反而说不清。

是啊……，说不清，似乎这一辈子就从没说清楚！为什么就没有人能相信男女之间除了性之外，还会有人类所追崇的纯真的爱，精神的爱，以致于超出于人本能的爱的爱呢？

在如今的一切娱乐场所，那充斥于耳的声嘶力竭的叫嚷不都是围绕爱而展开的吗？现在有哪位歌星、影星不利用爱

这一至高无上的主题大出风头，使人着了迷似的如醉如痴？作家们呢？同样无一不是如此。他们编织了人类最为美好的爱的神话，骗取出版社的钱财，不负责任地如窃贼一般盗取人们的一阵心酸与一掬眼泪，而后大摇大摆地逃之夭夭，把对爱充满向往与迷惘的人弃之不顾。更可恶的是他们毫不脸红地走上辉煌的主席台，去领取以这高级窃贼的行为而换来的某某大奖的奖金与荣誉，并换取人们真诚的尊敬。可是，他们压根儿没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却没勇气去揭示——我们现在所处的地球，正面临着恶的入侵，甚而可说是恶的核爆炸，它正在无法遏止地毁灭着人类的善良与爱心，以致最后将毁灭人类自己！

办公室的人不用问已知道他为何如此颓丧，他脸上挂出的幌子有广告一样显赫地在向众人免费提供这种信息。

昨天是星期天，今天一上班，在一大堆的信中，他醒目地看到了这封信。显然，已有人翻过了他的信件，将这封极有内涵的来信传递着相互地瞻仰了信封。在这方面，他们个个都有孙悟空的好眼睛，一眼便可看出里面的内容，真可谓力透纸背。想必，在他进办公室的那一瞬间，他们就在私下里预支地品味着他即将表现出的吃惊的模样。

——可他们决没想到他会这样颓丧……

2

办公室不大，显得很拥挤，摆满了形形色色大小不一的书桌与书橱，很有县一级资料室的风范，杂乱而脏。屋子中央有一小块空地，大约是为了便于人员进出的交通安全而

设。当这些人一个个面壁而坐时，这块不足二平米的空地便使人感到温暖，仿佛世界毕竟还是大的，大可不必担心地球会爆炸，对人类的生存危机暂可不必忧虑与着急。

屋内的肮脏程度，是足以令街道的那些戴红袖章，有当年红卫兵一样雄赳赳气概的居委会主任撕票罚款的。一些时髦女郎有事相求来登门，见此地之脏，就曾不敢进门，有进不卫生的厕所之恶心。当然，屋内的人对前者自然十分厌憎，对后者自然大为欢迎。不管他们是出自什么动机，是爱是性，总之，女郎们的光临可令这死气沉沉的屋子蓬荜生辉，香气四溢，绕梁三日，经久不散。感谢上帝，前者虽然每年都要声称来检查，居然饶恕地从未光临过。感谢仁慈的主赐福，后者则终日不断，使这屋里的人每天都有一种期待，心情之迫切，真恨不得世上所有的妙龄女郎均有不幸，并且知道天底下有这么一个好地方，可拯救她们于危难中，涌跃来访。这样，他们不仅可以于言谈中获得心理或生理，怜悯或意淫上的满足。

各位看官，千万别以为这儿是婚姻介绍所或什么别的羞于开口的地方。这样的地方现在确实太多，这么联想不足为怪。只是在笔者说出这儿是什么地方时，请千万别吃惊，因为任何使人吃惊的举动都是不道德的，没必要凭空给人造成心理上的紧张。那么，现在可以以革命的名义神圣地宣布，这儿是省内极有影响的《社坛》报的专题部。

这么说并非哗众取宠，如今有谁不仰着头看《社坛》报的记者和编辑？它的影响之所以有这么大，就因为它是揭露社会弊端、反映社会热点问题而震撼人心的报纸。不说远的，就说近几个月报纸接二连三发表的那些专访与专题报

道，市民们有谁不为此而着迷呢？谈论报纸上的这些内容已成了该市的时髦，谁若说不上来，便有当年背不出语录一样的窘迫！

请看这些不亚于宣布世界大战开始或宣布世界末日已到
的赫然的标题：

阳光下的思考

S市娼妓的内幕

三女为何投江

S市住房弊端——访市委书记×××

万元户纳妾

山区早婚现象透视

庙宇的大扩张

外资厂的童工

辍学大趋势

外资厂的大罢工

作家的道德危机

土地的忧虑

社会癌症——道德危机

农业的忧虑

倾斜的地平线

中国的觉醒

.....

就冲这，如果会有人不知道这份报纸，那将不用医生诊断便可知这人是白痴或精神不正常，抑或是聋子、学龄前儿

童。

别以为这是地摊档次的小报，它与党报一样是归属省委宣传部统管的，主编以及下面各级头目均是光荣的共产党员，当然，还有不少拥护共产党的其他民主党派人士。

同志们，你们尽管对社会的现状有诸多不满，甚而对一切都持怀疑态度，但对这份报纸，千万别有质疑，因为它是忠实于你们的！你们要它为它呐喊欢呼！

这样，自然就不要因为这专题部的办公室太脏而对里面的人有成见，他们作为记者和编辑，均是一流的，在世人眼中几乎就是上帝，就是赐福于万民的伟大的主。当然，也不尽然，黄钰对此就曾发表过不俗的言论，说既是上帝又是狗，在不受人欢迎，或捅了别人的漏子时，自然无疑是狗了，别说混一顿饭吃，连骨头也没得啃！

不过，办公室如此之脏，这是万不应该的，但这似乎是他们多年的传统了。废报废刊废纸，就好似脏衣服，没等洗干净，身上的却又脏了，永远没个了结。了解这一点，诸位就能宽容地原谅他们。另外，《社坛》报新的办公大楼指日可望搬迁，每日增高的大楼，已令人翘首企望了。有新的好去处，谁还会注重脏不脏？

3

黄钰僵硬地伸直了双腿斜躺在藤椅上，一动不动，半天回不过神来。

说不清为什么会如此疲软地不经打。这种事，于他来说已决非初次，除了传票，比这更甚的事他经受的也不会下于五

六次。要不，他这个大学中文系五五年的毕业生，此刻还仅只是一位记者兼编辑？在他的档案里，屡有作风问题的记载，并有过降级处分的处理。但今天他确实不堪承受地被这一记传票击懵了！

中国人毕竟对法律程序是不习惯的，即使是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又如何？同样会不知所措，同样有小市民的不安与慌张。

看着他那微闭的双目，不动的嘴唇，以及僵硬得如木乃伊一样的四肢，屋子里的人开始有了些慌张，同志的情谊像扯满风帆的小船，急速地驶向情感的彼岸。丢掉了好奇，投以热切的关注。

这几位同仁，发现事情全不像估计的那样轻松，是可以借此事闹着玩儿的。

这些记者们向来就不太看重法院，有一种凌驾于此之上的优越感。每次去法院采访，就像去任何地方采访一样，不仅有好心情，而且必定受到格外好的接待，他们的好奇心总会在法官们友好的态度与配合下得到满足。尔后就像任何采访活动结束后一样，在法官们一片诚致的感谢声中带着微醺扬长而去。

与黄钰关系最好的张刚，举目朝那两位同仁望了望，勇敢地站起，向黄钰走了过去。大约是中了电影的毒害，学到了在断定人是否咽气时，得先用手试试鼻息。他在对黄钰作医生似的好一阵权威的透视后，朝黄钰的鼻边探过手去。

没想黄钰还不至于意志与鼻息全无，倏地一把拂开他的手，借酒发疯似的一拳捶在桌面上：

“请你尊重自己的同志，同时也尊重你们自己！”

张刚没提防他会有这炸尸一样的恐怖活动，像猛地挨了一拳，连着退了好几步，无须足走便回到了自己的办公桌边，用那当得剥了壳的桂圆的眼珠子盯着他，一脸的惊慌。

黄征见他这副模样，顿然好似酒醒了一般，扬起手来冲他歉意地一笑：

“对不起，我太激动了！请你原谅！”

说时用手摸摸已渗出了汗的前额。

办公室摆有八张办公桌，不落言诠地表示有同样数量的工作人员。此刻办公室里连黄征在内才有四人，其余的都下去忙采访了。他们年纪都不算大，当然比不得张刚那样年轻，但也均不到四十。

有黄征一样高的叫洪良乐，他的样子使人明白了什么叫做在美学上找得到名目的不和谐。一个大蒜鼻子嵌在脸部的中央地带，只仿佛他母亲生他时，接生婆不小心把他的头捏小了，忙不迭地挽救，东捏西捏地，头部没大起来，却把那象征美国人言论自由的好风度给自由地捏出来了。那鼻头只可惜不够美国人的大，却比中国人大得醒目，似夜间的航标灯，一目了然，于黑暗中也能看见。所以，他具有美国人的言论自由，却又具有中国人的拘谨内向，就像现今流落于美国没办到绿卡的中国人，不知算个什么。

当然，此人也并不因此而具有脸谱化的坏，倒是有令男人们倾倒的好主妇的细心与面面俱到，更有早些日子所大力提倡的关心他人胜过关心自己的好风尚。这不，他对黄征的处境就已关心得无微不至了，甚而连黄征的汗毛孔都熨贴到了，只要气氛一缓和，他会有充分的表现的。

另一位叫郭玉山，其模样是典型的港澳同胞那气势不凡的风范，整日衣冠楚楚，且全是名牌货。他是报社的一景，时常有家庭主妇拖了不爱修饰的丈夫来瞻仰参观，讨点直观与直接的经验。更有女士们经常穿了新购的时装来供他批判地审视，以满足那无底的虚荣，以便拿了他权威的恭维好向同类或异性胜利地大做广告。女士们对他的忠诚只仿佛他是享有头衔的美学家，或拿有执照的职业鉴赏家。

不过，我们这位尚且还没办移民的港澳同胞也时有诸多不便，平时走在街上打的士，司机会请他付兑换券或外汇。他就此经常与司机纠缠不清，为不是侨胞而口语练习似的与司机没个了结。遇上讲不通时，他真恨不能当即把那鼓突的啤酒肚捏小，或急中生智地随地小便，排泄掉那支撑着肚皮的液体。好在他还算聪明，学会了使用记者证，只是也有经常忘记的时候。

这人的为人处事，与他的块头成正比，马大哈到了极点，除了打扮，其余一概丢三拉四，经常连自己也丢得找不回来。出去采访，十有八九不知自己走到哪里了，无头苍蝇似的乱窜。每逢出差，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不丢，没有不丢的，尤其丢得多的是内裤，除非不洗，洗了就会忘记收或记不住晒在什么地方。于是，每每回家，便总会因说不清为什么会丢内裤而引得亲爱的妻子不用申请执照便可开张营业经营上等好醋。聪明绝顶的妻子被他这样丢怕了，给他想了个办法，每次出去就他所带的物品开一物资清单交他，以便他收拾时逐一对照清理。结果连清单也照丢不误，妻子气得把清单开在布条上，绑于他的腰带上，只要不去搞女人，再怎么丢总不能把身上穿的裤子给丢了！

他是单位里公认的大好人，脾气好得几乎没有，可与空气融为一体，他从不犯人，与事无争，由于父母兄弟均在国外，他更是怡然自得，令人绝望地企羨。

此刻，他显出了极度的不安，其不安仿佛是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将面临不知何等程度的灾难。他大气不敢出，小心地将身心好好地温存着，宛如冬眠的虫子，只待气候好转再作蠕动。

张刚是这办公室里最年轻的，还不足二十四岁，是北方分来的大学生。来时跟着黄钰实习，去年已自立门户独立工作了。他当然有北方人的块头与北方人的豪爽，北方人的直言不讳与北方人的鲁莽，更有北方青年令南方姑娘为之倾倒的一切长处。由于没结婚，并且没有稳定的对象，办公室的电话数他最多，令接的人好不耳痒，那柔和甜蜜的声音，只仿佛接的电话是带电的，能把人电酥了，并能令人莫名的吃醋，为自己失去的年华而惆怅。他的女朋友一天一换，叫人搞不清哪个是真货色，办公室的人每天必来一段已熟烂于心的真假猴王的折子戏，个个都恨不能有火眼金睛，一眼看出哪位是真的。张刚由于觉得南方姑娘有不可救药的缺点，很难有北方姑娘的和谐，一直犹豫着，但也因此有了不少心得体会，扬言以后一定要写一部盖过琼瑶的言情小说，让读者泪水成河，痛不欲生，忙坏公安与医院！

不过此刻却没这份豪情与气概，像一个只长个头不长学问的傻大个，憨憨地张大了眼瞪着各位。

现在这三位均真诚地盯住了黄钰，很为他难过，欲尽自己所能，或宽慰他，或为他筹划一些应急的办法，抑或为他

他们没想到黄钲对法院的传票会有如此之大的惊吓，只当像他这样的情场老手对此是不会太看重的，当然，传票的涵义是令人可畏，也是令人想象无穷的，像讣告一样，可以就此做出许多好文章，比如逝世纪念与传票之内幕，均同样可令人注目，不能忘怀，并让人以此知道××作者与××有作风问题，这是死人与活者注册之专利，没谁可掠夺。

张刚在受一惊吓之后，一时说不出话来，只仿佛那一惊吓把声音吓得遗失了，一时片刻找不回来。

郭玉山这大好人，恻隐之心顿然大发，好似鸦片烟鬼瘾头上来了，不可抑制，没容得黄钲被他的话感动，竟先兀自地感动了：

“黄兄，请别难过，不会有闯不过的难关的，到时候我们都可以去法院说说情，会有办法的。你千万别着急……”

说时，情绪明显地透出了伤感，望着黄钲就宛如在向生平好友的遗像致以诚挚的忧伤与怀念，脸上的每个皱折里都写满了情感。

黄钲果真有了感动，困难的时候朋友们的一句安慰与一个微笑，都是一种力量的支持。他朝他们转过身子，满脸是厚实得刮不尽的感激。

洪良乐迅速地用手揩去鼻头上闪光发亮的汗珠——他的鼻头整年有汗，一激动便加倍地多——一双细小的眼睛尽量地瞪大，以便足以表达他作为一位朋友那极为真诚的良好用

心，双目如炬，探照灯一样明亮地盯着黄钺：

“黄兄，大可不必犯急。没有证据说明你与李杭死有关。虽说你当时在场，并就在她身边，她从荡得高高的秋千上掉下来，如何会是你干的呢？你站在下面又不可能把她从荡得很高的秋千上推下来，有常识的人会清楚这一点的。不管怎么说，再傻的人也不会选择这样的犯罪手段，不落言论地去做个第一可疑的对象。”

与这同样的话，黄钺已向来调查的警察说过不下五遍了。可谁信呢？黄钺不由得显出了愁苦，朝洪良乐微微地摇了摇头。

洪良乐正嘱咐他不用犯急，此刻见他摇头，倒先自急了：

“这如何不能说明问题？世界上如有这号傻瓜，那也就用不着公安与司法机关，他们尽可以束之高阁地睡大觉！”

说着顿作不可理喻的得意，仿佛他已就此结了案。他那鼻头上的汗珠熠熠地闪亮着。

此时，郭玉山只好似危难中的人抓住了一根稻草，死不放手，精神立即大振：

“是啊，我们这种有身分的人，有必要这样去杀一个人？犯得着吗？就是要杀，不用向警官讨教，电影电视中教唆的办法多着哩！随便想一个办法杀人也决不至于这么差得没水平！”

说罢，只仿佛生平第一次做了法官，辉煌地得意，顿作大胆的释然。脸上有了轻松的笑意。

他这副模样，大大感染了洪良乐与张刚，他们立即缓缓地松了一口气，抹平了脸上那紧张的神色，居然小孩子似的对

此坚定不移，只以为就这样便可以搪塞法院与检察院的人了。洪良乐一时高兴，竟然忘却了是他首先这么推断的，郭玉山只不过附和着他的话说，这时他反倒感激地望着郭玉山，使我们这位无证的港澳同胞，不可理喻地得意。

黄钺不愿扫他们的兴，相视一笑，说：

“但愿警察都不傻，并有你们一样的好心肠。可是，事情并不如此简单，现在没人能相信我的话，没有……没有人相信！”

气氛复又滑向沉闷，张刚见此奋而挽救：

“黄老师，事情决不会太复杂，因为你没有杀害李杭的动机，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一点！凭你与李杭同居这一点，是不足为证的！现在这种事不少，社会就这样，算不得什么！”

“是啊，这算不了什么！正因为亚当与夏娃有过那么一段浪漫，才有了我们，这不算是坏事！”

洪良乐一高谈阔论，那呈局部大于整体趋势的鼻子，使得嘴巴小得可以忽视不见，只仿佛声音是从鼻子里冒出来的。他对自己所说的十分满意，小眼珠子早抑制不住地在作明亮地透视，搜取着他人脸上的表情。

郭玉山对这种话题总有着不尽的兴趣，他立即接口，说：

“确实不是坏事，作为有血有肉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黄兄，这种事没什么不好的，你放心好了，我们这几位决不会因你与李杭同居而因此对你有什么看法。这种事被撞上了，都是难免的！多么漂亮的姑娘……主啊，仁慈的主啊，让她安息吧！”

“行了……行了！你们就别再唠叨了！这些话我不想听……不想听！你们……求求你们，让我安静一下吧！”

黄钰痛苦地伸出两只手，大着嗓门叫喊着。

门外几位路过的行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驻足探头窥望。

这三位见他如此，一个个不敢再做声了。只是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控制不了自己！

5

真见鬼，为什么就无法说清楚？为什么对整日相处在一起的好朋友都讲不清楚？是他们没法相信，还是这种事注定了就是讲不清的？他们凭什么说自己与李杭同居了？与她在一起……与一个漂亮的姑娘在一起，就一定有性行为？瞧他们的眼神，就是瞎子也能看出他们想说的就是这个！只差没赞扬我这五十多岁的人，居然有本事搞上这么一个二十六岁的如花似玉的姑娘！

——黄钰为没有人能理解自己而大为愤怒！

他双手抱头，想脑袋千万别这样疼痛欲裂地像手雷一样炸开！

至于李杭的死，他至今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事先他没充分意识到有这种可能性，或者说他压根儿没想到她会死。

李杭是不应该死的，她的悲剧已过去，新的一切都为她展示了美好的未来。她一点不傻，并充分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也正因为自己有这么好的新的开始，她才兴致勃勃地邀黄钰去游乐园玩的……

他想不起来，在荡秋千时李杭是否曾有过哀伤的表情，哪怕是一点点，他自信只要她有所流露，是能及时发现的，然而全然没有！

荡秋千的踏板长得足可平的坐上两人，就是放上一个一周岁的孩子躺在上面也不会显得太窄小。这是为情侣们于晨风或晚风中轻轻荡漾而设计的。显然，想随便就从上面摔下来，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这儿极为幽静，前面不远处是一个水面上长满荷叶的鱼池，左右两边有着不太高的假山，于假山上长着不太茂盛的草木，透着一望而知的人工的雕琢。不过，由于假山的存在，使这儿有隔绝一般的清静，那几棵垂柳居然也透着立于湖岸边的文静与温柔，使绿绿的草地有相得益彰的妙处，烘托出了不尽的诗意与柔情。在秋千架边，有两张只可坐下两人的固定木椅，木椅边有着一排长着叶子不见果实的葡萄，颇有庭院的气氛，使人在这儿抒发情怀有着稳固的气氛所怂恿，大可尽情尽意，不至羞涩于旁人或嘈杂而四顾左右，被一种近似偷窃的心理压抑着，生怕被人瞧见。在这儿，无论是双双坐于秋千上轻悠悠地荡上天空，还是双双坐于木椅上看着别人在秋千上荡漾，均是一种无价的享受，没法不被一种情绪所打倒。他们有过无数次这样的体验，被打倒得遗忘了自己的存在。

那次在与李杭双双坐于秋千上的那一刻，他强烈地感到李杭美丽得不同以往，也不同凡响。一抹淡淡的阳光照在她那一身鹅黄色的连衣裙上，简直如诗如画，不可注释地展示着文人墨客们所追求的一种美的深奥的境界，令人于这无法穷尽的美的海洋中激动得打捞不出一个完整的思绪。